



扫码关注“新民锦读”微信号,可参与蛙稻米健康食品馈赠活动。

新视界



今日“新民晚报”官方微信将播出侵华日军细菌战受害者采访视频。

本报焦点新闻部主编 | 第57期 | 2014年7月5日 星期六 责编:王文佳 视觉:戴佳嘉 编辑邮箱:xmjdb@xmwb.com.cn

83岁的傅君华颤巍巍抬起左脚,手掌大的溃烂依旧悚然。但就像是苦海尽头露出希望的滩头,张开的创面逐渐变浅,边缘正生长出粉色的新肉,约三分之一则已结痂、收口。

去年4月14日,本报刊登长篇通讯《抚触七十年未愈的伤口》,实录浙江、山东两地大学生志愿调查日军细菌战历史,引发各界关注,多家企业主动捐赠药物、关爱老人。

今年6月下旬,记者走访浙江丽水、衢州等“烂脚病”重灾区,实地探访炭疽受害者的生存现状。然而,情况并不如人意。搭建政府主导、多方合力的救助模式,为细菌战受害幸存者提供制度化的医疗服务平台,已迫在眉睫。



90岁的“烂脚老人”龚春兰

救治七十年未愈的伤口

本报记者 范洁

秀山丽水 难掩疮痍

莲都区地处浙江省丽水市,以盛产莲子闻名。时值初夏,蜿蜒的乡村公路两旁,阔远的荷塘一望无边。荡漾的清波间红花映日,碧叶接天,风情万种地摇曳,蒸腾起沁人心脾的荷香,不禁让人目眩神醉。

秀山丽水,却难掩70年前遗留的伤痕,相反,将疮疤映照得更加赤裸。

林宅口上田村的老屋前,82岁的冯欢喜发型清爽、衣着整洁,谈笑风生就像相熟的邻家老人。正是如此,当他卷起裤脚、揭开纱布,露出那片触目惊心的伤口时,震动来得猝不及防——大面积溃烂从脚踝蔓延至小腿,粉红色的创面坑洼凹陷,外缘皮肤斑驳皴裂,布满焦炭般熏黑的纹路。

十三四岁就开始烂脚,冯欢喜已经习惯与伤痛为伴,工作、娶亲更是饱经艰难。伤势能否痊愈?早就抱不抱希望。只是,与所有相似遭遇的老人一样,他终其一生都想知道,自己到底是做错了什么,要受这样的噩运?!

1942年5月至9月,侵华日军为报复美军对东京的轰炸,沿浙赣铁路及周边机场发动袭击,一路烧杀淫掠,并悍然实施细菌战,从地面、空中投放伤寒、副伤寒、鼠疫、炭疽、霍乱等毒菌,致使疫情四起,哀鸿遍野。

“浙赣沿线,萧山、富阳、诸暨、浦江、义乌、兰溪、金华、汤溪、龙游、衢州、江山、遂昌、松阳、丽水等十余旧县乡镇,都曾暴发群体性烂脚病。”中国细菌战受害者联合会(筹)会长王选痛陈,在丽水、在浙江,这样的“烂脚老人”还有很多。

惨绝人寰的炭疽浩劫,受害者难以计数。有些在感染之初就惨然病逝,有些熬不住折磨选择自杀,有些迫于无奈只能截肢,有些永久丧失劳动能力……饱尝苦痛、屡遭歧视,身心俱伤一言难尽。

冯欢喜是莲都区6月初最新发现的幸存者,70年时间流逝,从无知幼童走向耄耋。然而,痛失亲人的梦魇记忆、细菌战后遗症的现实摧残,却在每个日夜煎熬着他们。

尚未愈合的伤口,历经疮痍的老人,是侵华日军细菌战最后的见证。



王选(右二)与郭春生(右一)向“烂脚老人”冯欢喜了解用药情况 本版照片 范洁 摄

本报通讯 引发救助

去年,本报记者走访浙江宁波等地,以两个版图文形式呈现了细菌战的受害情况。

出乎意料,报道在引发对日军细菌战罪行关注的同时,也为“烂脚老人”的救助打开缺口:中国人权发展基金会启动“侵华日军细菌战受害者救助基金”,向幸存者捐款赠物;上海、浙江、广州药企先后联系本报,希望以发放药品、消毒剂等方式关怀和帮助受害老人。

“肉逐渐满起来了,比以前好多了!”傅君华是丽水最严重的炭疽受害幸存者之一,1944年起烂脚至今,伤口从脚背延伸近膝。“去年7月初见他时还拄着拐杖,烂肉最深处连骨头都能看到,发臭、化脓、流血、脱落。”这是郭春生第四次来到丽水,也是他所代表的深圳安多福消毒高科技有限公司第十次为“烂脚老人”无偿捐赠药剂。

“从《新民晚报》获悉王选与细菌战调查后,太震惊了!烂脚照片让人不忍直视。作为专攻抗菌产品的企业,我们觉得有责任向这些受害者伸出援手。”郭春生回忆,去年5

缺少配套 瓶颈难破

“烂脚病”的蔓延,在衢州和金华分布更广、人数更多,丽水其实并不典型。为什么安多福等企业提供救助时要选择丽水?

“因为,就这里有成熟的民间志愿者队伍!”从事细菌战受害者调查20余年,王选坦言很多重灾区“烂脚”病例长期空白,只有“面”没有“点”,“如果没有地方志愿者,就算有了药,发给谁?谁来发?”

67岁的庄启俭自1997年起致力丽水细菌战调查,此后卢立强、梁苏英、汤连均、吴寿荣等受害者家属也陆续加入,为搜集历史档案、寻访幸存者,他们几乎走遍全市所有乡镇,对“烂脚老人”现状谙熟于心。即便如此,平均年龄近70岁,多是普通退休职工,志愿队伍的高龄、清贫,也注定了救助工作瓶颈难破。

当傅君华揭开纱布,腿上几乎看不到药膏痕迹,却见破烂的白色纸屑和黄色布条。“老傅,跟你说了多少次,别用破布、别用卫生纸!容易二次感染!”庄启俭无奈叹气。

试点救助这一年来,他们每月下乡发放药品、观察药效,但这个频率还远不够——农村卫生观念差,“烂脚老人”孤独寡居无人照料,用药难免不规范:一天两次变两天一次,加上缺少棉签绷带,有时用烂布一裹就下地干活。

“这种护理,放到正规医院简直开玩笑,怎么能这样整?”郭春生苦笑,在北京301等医院,安多福抗菌凝胶的使用都要先清创,然后消毒创面,杀死导致肌肉组织腐败的细菌,再敷上厚厚一层药膏,这样才有利于伤口愈合。“这不仅需要志愿者频繁指导、持续追踪,还需要一些配套设备和辅助用品,单靠老庄他们,很难解决。”

郭春生和志愿者也曾找过村镇卫生院,希望他们定期上门,为老人检查和换药,但对方多以“没有政策”“要卫生局批准”等理由拒绝。回深圳后,他请公司专门绘制简明易懂的大幅彩图随药分发到户,向老人介绍用药步骤。

“我不希望每次打开纱布,看到的都是烂纸,没有药膏。”临别,郭春生不断叮嘱傅君华别省着用药,要严格按照标准和规范。“我保证药不会断,但是,老人需要的还有很多。”

(下转 A10 版)

月,安多福辗转找到王选和丽水细菌战调查会的志愿者,向当地“烂脚老人”寄出了第一批药品。

面对国际医学界仍然棘手的炭疽病菌,面对70年未愈的顽固创伤,药剂的治疗效果谁也没把握。“但是,即便不能治愈,控制伤口溃烂感染,减轻老人痛苦也好!”郭春生说。

一个月后,反馈叫人振奋:受助老人的伤口均有不同程度好转!

安多福决定,在丽水市莲都区率先试点,为11名“烂脚老人”提供长期免费救助。一年过去,90岁的龚春兰、79岁的周德全等轻伤者已经痊愈,伤势最严重的傅君华则在6月中旬用上了药剂。

“以前,每次调查都特别压抑。特别是大学生,看着老人的痛楚无能为力。如果能治好老人,总算放下心头大石,安多福是把我们也救了。”王选欣慰地说。有两名受治老人几乎是跑着赶来,满面笑容,向我们展示着已经痊愈的腿。

“开心吗?”

“当然!”